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七

蕩之什

蕩唐虞反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歐陽氏曰穆公見厲王糶道知其必亡而有傷

周室爾所以言不及厲王而遠忽文王殷商也

○**蘇氏曰**蕩之所以為蕩由詩有蕩蕩上帝也

詩序以為天下蕩蕩糶綱紀文幸則非詩之意

矣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必亦反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匹亦反天生烝民其命匪諶亦林反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

歐陽氏曰蕩蕩廣大也○**呂氏曰**蕩蕩兮上帝

吾王非下民之君兮疾威上帝吾王之命何多

僻兮窮而吟天之辭也○**毛氏曰**辟君也○

文曰多辟多邪僻矣衆鮮寡克能也○**季氏曰**

疾威上帝者因厲王之疾威又呼天而告之也

○**宋氏曰**謐信也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倍者

其降命之初隸不諱者而人少能以諱道自終

是以致此大亂蓋始為隸所歸咎之辭而率自

解之如此○**王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斃受天地之中

一也則靡不有初敗以取斃者衆則鮮克有終

鮮克有終則命靡謐矣

文王曰咨咨女躬商曾是疆禦曾是格蒲侯反克

曾是杜位曾是杜服天降滔他乃反德女興是乃

○**歐陽氏曰**二章以下乃條陳王者之過惡害此

等事皆躬紂所行文王咨嗟以戒於初而厲王

踐而行之於終也○**毛氏曰**疆禦疆梁禦諱也

疆梁政事也滔慢也○**王氏曰**所使杜位杜服

皆疆禦格斂好勝之人也疆禦格克是謂滔德

○**蘇氏曰**天降是乃以妖孽天下女又興而任

之何哉○**東萊曰**乃害任之之堅也

文王曰咨咨女躬商而秉義類疆禦多讟直類反

流害以讟寇攘式內侯佗側慮反侯祝周救反靡

屈靡究

○**宋氏曰**而亦女也義類猶諱猶也讟怨也○**王**

氏曰女為女君以秉義類為事乃疆禦多讟有

忠告諱道則以流害讟所為如此非所以秉義

類也○**毛氏曰**寇盜攘竊為姦究者而王倍之

使用事於內○**毛氏曰**佗祝詛也屈極究窮也

○**鄭氏曰**侯維也與羣臣爭相疑而詛祝隸

極也○**釋文曰**佗本或作詛○**東萊曰**隸道之

君雄猜忌克不責已而怨人故曰疆禦多愆其
間規諫謾為浮語以應之而心不在焉故曰流
害以數

文王曰咨咨女躬商女包白友反僉火友反于中
國欵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霖背布內反霖側爾
德不明以霖陪蒲回反霖卿

毛氏曰良僉猶彭亨也鄭氏曰良僉自矜氣律
之貌霖背霖側後霖臣側霖多也霖陪霖陪貳
也霖卿霖卿士也○**陳氏曰**紂虛驕佞氣於中
國○**朱氏曰**欵怨以為德多為可怨之事高勿
行之也○**季氏曰**亂世之君是非顛倒邪正錯
亂霖多以輔弼之故也故曰不明爾德時霖背
霖側爾德不明以霖陪霖卿
文王曰咨咨女躬商天不滔滔面譖反爾以酒不義

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吁俾晝作夜

朱氏曰滔沈滔也孔氏曰酒誥注云飲酒齊色

曰酒飲則滔者滔飲齊一之辭止容止也○**陳**

氏曰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未嘗使汝沉滔如此

朱氏曰天不使爾沉滔於酒而惟不義之從也

式用也濇也○**孔氏曰**既愆汝之容止又霖明

霖晦而飲酒不息叫號譖吁使晝日作夜不嘗

視事

文王曰咨咨女躬商如蠲如蠶音唐如沸如羹小
大近喪及尚弓由行內罍皮器反弓中國罍及鬼
方

毛氏曰蠲蠲也蠶蠶音偃也孔氏曰釋虫云蠲

蠲蠲舍人曰皆蠲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為

蠲梁宋以東謂為蠲飲則蠲蠲亦蠲之別名曰

巽怒也鬼方遠方也孔氏曰易既濟高宗伐鬼
方○**鄭氏曰**飲酒號呼之聲如蝸蟻之鳴其笑
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契躬紂之時君臣
失道如此者喪亡矣時多化之甚尚欲從而行
之不知其非○**王氏曰**昏亂如此故內自中國
外及鬼方莫不怒也○**孔氏曰**覃及延及也
文王曰咨咨女躬商匪上帝不時躬不用舊雖
禿成身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朱氏曰非上帝為此不譴之時但以躬不用舊
致此駭爾禿成身舊臣典刑舊濼也○**王氏曰**
雖禿禿成身與圖先王舊政欽典刑尚杜可循
守也曾是莫聽此大命所以傾也○**東萊曰**大
命國命也

文王曰咨咨女躬商人亦有苦顛沛之搨紀罔反
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蒲未反躬鑿不遠杜憂后
之世

毛氏曰顛什沛拔也○**鄭氏曰**搨蹶貌撥猶絕
也言大木搨將蹶枝葉未有所折傷其根本實
先絕○**歐陽氏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者謂
紂時宗廟社稷猶杜天下諸侯未盡叛但王自
為惡盈滿而駭敗爾蓋穆公作詩而周室尚存
然知其必亡者以王為禿禿道根本先壞爾王者
國之本也又曰躬鑿不遠杜憂后之世者言非
獨文王之鑿躬躬之初興以鑿憂之亡矣謂今
既歾則後之興者當又鑿厲王也此言傷之尤
深者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太子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李氏曰說此詩者

分別以為如何是刺厲王如何是自警非也且如此詩首章言威儀以刺王之不能慎其威儀也歎則也亦當慎威儀矣不必分別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多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朕哲多之愚亦維斯戾

毛氏曰抑抑密也孔氏曰舍人曰抑抑威儀靜

密也隅廉也孔氏曰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隅廉也

王氏曰德譬則宮城也儀譬

則隅也視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矣有諸中必

形於外故也○**鄭氏曰**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

外占而知內今王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為容貌

如不肖狀○**王氏曰**庶人之愚亦職維朕者則

天性之疾也孔子曰古者民有三疾○**鄭氏曰**

衆人驟知愚是其常也賢者而為愚畏懼於罪

也○**東萊曰**此詩以威儀為主乃自古論修身

者之所同蓋垂切近莫過於此也厲王非特

自莫衷威儀至使賢者皆不敢脩飾愚以求免

其時蓋可知矣人亦有苦者時人之語也

驟競維人四方其訛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訖况

于反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鄭氏曰競強也人君為政驟強於得賢入得賢

人則天下化○**李氏曰**苟能得人則四方皆訛

效之矣○**歐陽氏曰**覺警言動也苦德行修著可

以動人則四國服從矣○**毛氏曰**訖大也講謀

也辰時也○**鄭氏曰**猶圖也則濼也○**蘇氏曰**

人君必先任賢臣內秉德以服天下歛後先事

而大謀以定政命遠圖而時告之政事既修又

能敬其威儀以為民則則所以為國者略備矣

五十二卷

東萊曰動民以行不以善德行者不苦而倍覺民之大者也故曰有覺德行四國傾之所謀不止於一身而計天下之安危所謀不止於一時而監百世之損益所謂大其謀也既大而謀以定其命矣猶未敢輕出復慮却顧息其所終稽其所弊然後以時而播告焉故曰訶謨定命遠猶辰告用人也修德也出命也治道之大禱既備又終之以威儀者蓋本其切近者苦之以承前章之意也

其杜亏今興迷亂亏政顛覆厥德蒸湛都南反下同亏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其明刑

歐陽氏曰一章二章皆汎論此章乃專以刺王
王氏曰其杜亏今興迷亂亏政者今厲王興

而迷亂亏政也顛覆厥德以蒸湛亏酒○**鮑氏曰**蒸廢湛樂也○**王氏曰**汝雖湛樂之從弗念為人子孫當紹祖考當念之也○**王氏曰**弗念厥紹故罔敷求先王克其明刑也克其者不敢慢之謂也李氏曰曾不知先王之成法以敬其明刑○**鮑氏曰**敷廢也
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驟淪音倫胥以亾夙興夜寐沾埽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亏矢戎兵用戒戒佗用邊他歷反變方

王氏曰肆皇天弗尚者厲王所為如上所刺故今皇天弗尚也李氏曰天弗尚者○**毛氏曰**淪率也○**鮑氏曰**胥皆也○**朱氏曰**弗尚厥棄之也天所不尚則淪胥以亾如泉流之易矣苦驟者戒之欲其不亾是也○**歐陽氏曰**淪胥以

亡者君臣皆將滅亡矣。○**毛氏曰**：沾灑章表也。邊遠也。○**陳氏曰**：王若不慎，則君臣相陷，弱而俱亡矣。正宜早夜自為潔除，以為民之章。修戎器以防內外，庶幾免陷溺也。○**李氏曰**：沾埽，廷內只是修潔，其朝廷爾當時沉燕，酒貪目前之樂而忘意外之變，故戒之以修武備也。○**鄭氏曰**：用戒戎，作用此備兵事之起，蠻方九州之外不服者。○**王氏曰**：用攘蠻夷而逐之也。質爾，人民謹爾，庶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詔，敬爾威儀，棘不柔，嘉白圭之玷，丁算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毛氏曰：質成也。歐陽氏曰：質定也。○**蘇氏曰**：庶度天子所以御諸侯之度也。天子苟內失其人，民而外慢，其諸侯則將有不虞之駭。○**朱氏**

曰：詘言也。○**鄭氏曰**：嘉善也。○**毛氏曰**：玷缺也。○**鄭氏曰**：王之缺尚可磨鑿而平。○**朱氏曰**：王玷尚可磨，善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

東萊曰：柔者遜頌之辭也。

棘易由言，棘曰苟矣。莫捫音門，朕舌言不可逝矣。棘言不讐，棘德不報，惠弓劔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孔氏曰：王棘得輕易於言，語棘得言苟且如是，假有不善，人棘執持我舌而不聽我言者，言淫則不可復改，故須慎之。○**毛氏曰**：莫棘捫持也。

○**孔氏曰**：釋詁云：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為通言。

○**鄭氏曰**：逝，往也。○**朱氏曰**：雙音也。○**李氏曰**：

言出弓身，加弓民，行發弓，邇見弓遠，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善行

君子之樞機其施報必歛不可掩也王苟能惠於芻友以及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然萬民亦莫不承頌之矣惠之所及子孫且受其福則怨之所積雖子孫亦受其駭矣○**孔氏曰**芻友謂諸侯及卿大夫等下及庶民之子弟小子○**蘇氏曰**子孫繩繩而不絕也○**東萊曰**由言言之所由發也

視爾友君子輯音集柔爾顏不遐有愆相杜爾室尚不媿亏屋漏寐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息不可度息矧可射音亦息

歐陽氏曰戒王起居左右當友君子和柔其頌以按之以習為善道則庶幾遠罪也不遐遐也詩多語常如此○**毛氏曰**輯輯也占北隅謂之屋漏觀見也格至也○**魏氏曰**遐遠也矧況射

厭也○**朱氏曰**視爾獨居於室中之時當度幾不媿亏屋漏然後可寐曰此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神之至也不可測而測度又豈可厭倦而不敬兮此言當戒懼兮其所不覩恐懼兮其所不聞而慎其獨也是則修之至也○**東萊曰**息語辭也此章戒厲王以內外交修也辟爾為德得臧得嘉淑慎爾止不愆兮儀不僭不賊鮮息淺反不為則投戎以柅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 尸公反小子

李氏曰辟君也人君之為德必臧善必嘉美○

鄭氏曰止容止也○**陳氏曰**慎其容止不過愆

於威儀不僭不賊害則未有不可以為灋者

○**毛氏曰**僭差也○**橫溪漁氏曰**不僭不賊則人當效之猶投柅報李之必歛○**毛氏曰**童寐

肉者也虹濟也○**王氏曰**童穉肉理譬我施惡
寐報我以善之理謂童而肉實惑小子耳非其
理也○**東萊曰**厲王不君故戒以君爾為德俾
臧俘嘉欲其君盡德之善也淑慎爾止不愆于
儀此詩以威儀為主故屢言之爾以善而民以
善應之猶投桃報李益必然之理彼小人日導
王為不善而欲民應之不悖是猶童半童半而
求其角天下寧有此理哉濟亂王聽使至傾覆
者實此轉旨

荏而甚反染而漸反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
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誥言頌德之行其維愚
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毛氏曰緡被也柔忍之木荏染鉄人則被之絲
以為弓○**歐陽氏曰**人必先觀其質性之如何

也○**橫渠張氏曰**柔蘇之木乃弓之材溫恭之
人乃德之質○**毛氏曰**誥言古之善言也○**鄭**
氏曰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語賢知之人以善言
則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
意不同也○**東萊曰**此章善人之質有美有惡
故有可告誥者有不可告誥者若厲王益不可
告誥矣武公猶拳拳不能自已焉下章所言是
也

於音烏兮音呼小子未知臧否音鄙匪手攜之善
示之事匪面命之善提音啼其目僭曰未知亦既
拘于民之靡盬離夙知而歸音暮成

鄭氏曰臧善也於兮傷王不知善否我非但以
手攜製之親示已其事之是非我非但數面語
之親提撕其目此善已教道之孰不可啓覺假

令冬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曰拘子長大矣
不幼少也○**歐陽氏曰**靡盈不自滿○**宋氏曰**
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昂知而反勉
成者乎○**毛氏曰**豈勉也○**東萊曰**武公之於
厲王厚矣故不忍遽斷曰為不可告語猶疑其
未知臧否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癘癘莫空反我心慘慘
七感反誨爾諄諄之純反聽我藐藐美角反匪用
為教覆用為虐俗曰未知亦事既耄莫報反

毛氏曰癘癘亂也慘慘憂不樂也○**鄭氏曰**孔
是昭明也昊天兮乃昆明察我生穠可樂也視
王之意癘癘然我心之憂悶慘慘然愬其自恣
不用忠臣○**毛氏曰**聽我藐藐藐藐然不入也
○**鄭氏曰**我告我王口語諄諄然王聽聆之藐

藐然忽略○**歐陽氏曰**君暗於上臣憂於下臣
言甚至而君聽甚忽不曰為德而反曰為罪也
○**王氏曰**匪曰我諄諄為教之也覆曰我為虐
之也○**東萊曰**既耄非謂其老也猶今人責未
更事者曰既老矣甚喜之也

於乎小子吉爾舊止聽用我謀度穠大悔元方觀
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鼎元不忒他得反回適于
橘反其德俾民大棘

鄭氏曰止辭也不忒不恣恣也大棘大困急也
○**歐陽氏曰**我所告爾者非我妄言皆據舊事
之已然者度幾聽我猶可不至於大悔也○**蘇**

氏曰元方艱難周室曰吾將喪其國譬如憂商
其類不遠元豈復有恣恣不然者哉然王曾不
悟益為馳僻之行使民至於困急而穠告也○

東萊曰史記載武公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國語亦稱武公季九十五作懿自傲韋昭謂懿即抑也說者遂以爲此詩乃追刺厲王今考其文如曰在予今興迷亂于政曰匪手携之害示之事匪面命之害提其目曰聽用戎謀度隸大悔夫豈追刺之語乎史記國語始未可據一已詩爲正可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伯刺厲王也鄭氏曰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孔氏曰書序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姬姓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兩都之畿內也左傳引大風有隧曰爲芮良夫之詩苑音鬱彼桑柔其下侯甸將勿湛反采其劉墻音莫此下民不斁心息倉初亮反兄音泥

填音塵兮俾彼晷元寧莫我矜

毛氏曰興也苑茂盛貌句苦陰均瘼病也○**孔**

氏曰苑然而茂盛者彼桑也其葉稚而柔濡故

苑然茂盛於此之音人息其下維均得蔭○**王**

氏曰及採其劉則其下民爲日所暴不見於蔭

而瘼矣王失德剝奪霖曰庇蔭其民之譬也劉

殺也殺言盡之也○**歐陽氏曰**他木皆有枝葉

而詩人獨曰桑爲譬者惟桑曰葉用於人常見

採采爲空枝而人不得蔭其下故曰爲喻也○

鄭氏曰於絕也○**毛氏曰**倉喪兄滋填久也孔

氏曰倉之爲喪其義未聞况訓賜也賜人之物

則益滋多故況爲滋也釋言云桑塵也孫炎曰

桑物久之塵則塵爲久義古者塵填字同故填

得爲久○**釋文曰**兄本作況○**蘇氏曰**君子憂

之不絕於心悲之益久而不已王氏曰愴則滋久也號死而訴之也○**鮑氏曰**停明大貌

四牡騤騤旃旒有翩亂坐不夷靡國不泯百忍反民靡有黎具斃巨燼於兮有哀國步斯頻

毛氏曰騤騤不息也鳥隼曰獲龜蛇曰旄翩翩杜路不息也夷兮泯滅也○**蘇氏曰**厲王之亂

无下征伐不息故見其重焉旌旗而厭苦之○**鮑氏曰**亂日坐不兮棘國不見殘滅也○**王氏曰**

黎黎也周曰黎民秦曰黔首黎則黔首之謂也民靡有黎則是黔首靡有子遺也○**鄭氏曰**具

猶俱也俱遇此斃以爲燼歐陽氏曰皆爲灰燼○**毛氏曰**頌急也○**陳氏曰**嗚呼可哀兮國運

如此之頌促也國步蔑資无不戎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

維秉心懋競誰坐厲階至今爲梗古杏反

鄭氏曰將猶養也○**陳氏曰**國運困窮无不戎養○**王氏曰**欲避斃亂疑於所往无下皆是也

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也朱氏曰徂大往也云往日而果何所往也○**毛氏曰**厲惡梗病也○

歐陽氏曰君子實維秉心懋競誰坐厲階至今爲梗者民歸咎於上之辭也苦君子本懋強爭

之心而何人坐此斃亂之階爲今人之病意若斃有相原其來也遠而今人造遭之曰其實刺

斃由王鼓也憂心愬愬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无憯都但反怒

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戎觀瘠孟中反孔棘我圉**毛氏曰**宇居僂厚也圉墜也○**鮑氏曰**辰肯也

瘠病也○**孔氏曰**念己之躑土居宅也戎生不

得首正逢元之厚怒使戎從凶而往於東霖所
安定而居處是逢元怒時故遭此勞役也又曰
歎傷多矣戎之所遇之病也甚急矣戎之在邊
垂甚勞也

為謀為忘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
契逝不召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毛氏曰忘慎也○**鄭氏曰**恤亦憂也逝猶去也

序爵後序賢能之爵朱氏曰序爵辨別賢否之
道也執契手特契物淑齋胥相及與也○**蘇氏**

曰王豈不為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
成亂而自削自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誨之以敘
爵且曰誰能執契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
之能解契日今王之所任者其何能善哉則相
與入於陷溺而已

如彼朔風大孔之儂音變民有肅心莽昔耕反云
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毛氏曰朔嚮也儂嗚莽使也○**鄭氏曰**使人嗚

然如嚮疾風不能息也孔氏曰嗚者風嗚人氣
故云使人不能息息謂喘息○**蘇氏曰**君子視

厲王之亂罔然如朔風之嗚而不息○**李氏曰**

民有肅然之心本驟怠慢而王乃使之亟於不
逮民驟得以趨事於畎畝之間則其不逮者非
民之罪也王使之也故芮伯告王曰好是稼穡
吾不敢輕於民力也其有功於民者則使之代
食○**歐陽氏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者稼穡可
寶當曰稼養賢才而刺王不效也

元降喪亂滅我大王降此蠹賊稼穡率穽音羊哀
恫音通中國具贄之芮反率蒸靡有於力以念穹

歐陽氏曰元降匿亂將滅亡我王室朱氏曰滅

戎所立之王而歲又蝗螟為災稼穡盡病○

民曰蟲食苗相曰蟲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斂

曰穡卒盡也疢痲也具皆哀痛兮中國

之人皆空虛○**毛氏曰**贅屬也朱氏曰苦危也

春秋傳曰君若贅旒歎與此贅同茲虛也○**宋**

氏曰放與贅同苦困之極棟力以念元駝也○

王氏曰穹蒼元也穹苦形蒼苦色也

維此患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

頌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率狂

鄭氏曰惠頌宣徧猶謀也考其輔相之行歎後

用之苦擇賢之審○**李氏曰**古者頌道之君為

百姓瞻仰者以其內能秉恃其心外則宣謀猷

也狂惑也○**美來曰**善惡出於元下之同歎者

蓋曉歎易見也不頌之君其所施為其所任用

皆非元下之所謂善乃自獨俾之善自其肺腸

不與人同不可曉解此民所以惑亂也

瞻彼中林蟋蟀所中反其鹿朋友已諧子念反不

胥以穀人夫有苦進退維谷

毛氏曰蟋蟀眾多也谷窮也孔氏曰谷謂山谷

墜谷是窮困之義○**鮑氏曰**胥相也穀善也視

彼林中其鹿輩耦行蟋蟀歎眾多○**蘇氏曰**朋

友相諧不能相諧曾鹿之不如是以進退寐不

陷焉者

維此聖人瞻苦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苦不

能胡斯與忘

毛氏曰瞻者自里遠慮也○**鮑氏曰**胡之苦何

也○**季氏曰**聖人則遠知駭福於未萌其所瞻

視而害者至於百里森遠不察也若夫愚人則

反狂且豈所謂拘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歟

猶謂之安者也○**宋氏曰**我非不能害也如此

患忌何哉言暴虐人不致諫也

維此小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

亂寧為荼毒

毛氏曰迪進也○**鮑氏曰**且善也國有善人王

不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為惡之心者王反顧念

而重復之苦其忽賢者而愛小人貪猶欲也元

下之民苦王之故欲其亂亡故安為荼毒之行

相侵暴慍恚使之歎○**孔氏曰**荼苦菜毒也

蟲皆惡物故比惡行

大風有隧音遂有空大谷維此小人佞為式穀維

彼不顧征以中垢古口反

毛氏曰隧道也○**鮑氏曰**大風之行有所從而

來必從大空谷之中作起式用征行也○**陳氏**

曰大風其淫隧由於空谷而起以興人之為善

為不善皆有所從來也○**蘇氏曰**垢穢也言善

多之佞也以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穢中

垢發其中之所有於外也毛氏曰中垢言闇冥

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

言覆俾我悖蒲對反

毛氏曰類善也○**蘇氏曰**風之起也有道類之

敗也有自貪人在上則類之所由敗也○**鮑氏**

曰聽苦道聽之苦○**蘇氏曰**誦苦先王之苦也

○**李氏曰**王之性本善但以貪人敗之故百道

聽之苦則答之誦詩書之苦以苦之則如醉此

所以見王之先入於貪人之苦故也厲王既已

不用其員反使我為悖逆之行而從貪人之所

為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佗如飛飛蟲時大弋獲既
之陰女反予來姦

蘇氏曰朋友其僚友也○**鮑氏曰**嗟爾朋友親

而切瑳之也鳥飛大時為弋射者所得之隄也

○**橫渠強氏曰**予豈不知而佗如飛飛蟲時大

弋獲千慮一得也朱氏曰苦飛之所苦大必有

中也既之陰女反予來姦予由誠密以死下之

事忠苦反謂予來相恐也○**釋文曰**姦本大佗

姦莊子云以梁國姦我是也○**東萊曰**厲王之

朝舉霖倍芮伯之苦者故苦之曰予豈不知而

妄發哉如飛飛虫時大弋獲豈霖一二或中者

乎

民之罔極職涼善皆為民不利如云不亨民之回

通職競用力

鮑氏曰職坐也朱氏曰職專也○**毛氏曰**涼薄

也○**朱氏曰**善皆工為反覆也○**鮑氏曰**亨勝

也○**朱氏曰**民之所以貪亂不知止者由此善

背之人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

也民之所以馳僻者由此輩競用力而然也回

通馳僻也反覆其苦所以深惡之也

民之未矣職益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苦力智反
雖曰匪予既佗爾歌

毛氏曰戾定也○**蘇氏曰**民之未定職上有益
賊之臣為之寇也○**陳氏曰**戎薄告之以不可
已為爾反背而見警矣○**朱氏曰**雖汝能自文
飾苦此亂非戎所劔歟戎已作爾歌矣苦已得
其情其事已著明不可掩覆也○**東萊曰**此詩
本厲王之亂在於用小人故於聽任之際屢敘
意焉一章至四章皆極苦其亂也五章告之以
聽任之道而憂其不能改也六章復告以息民
務農而居位食祿者不可不審擇也七章因肯
章息民務農之苦而深歎亂饑饉之可哀也
八章告治亂之分蓋其君向背用捨所繇異路
息古而傷今也九章告君暗於上故譖毀之俗
成於下自傷處斯世之難也十章告朝皆小人
安其危而利其畜後諫而不效也十一章告王

弃君子而厚小人民不堪命而王不知也十二
章告治亂皆有所自來治由君子而亂由小人
也十三章告王之所以踈棄君子者由小人之言
先入也十四章至十六章皆託與公卿儕輩告
以反覆諷切之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
之志遇裁而懼側身脩行下孟反欲銷去起呂反
之元下喜於王化復扶又反行百姓見憂故作是
詩也鄭氏曰仍叔周大夫也○朱氏曰烈暴虐也

東萊曰宣王之小雅始於六月苦其功也其大
雅始於雲漢苦其心也驟是心安得有是功哉
偉假雲漢昭曰元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元降
喪亂饑饉薦在見反臻靡神不舉靡憂斯牲圭璧

既卒寧莫我聽

孔氏曰傷歎明大假元之雲漢○**鮑氏曰**雲漢
謂元河也昭亮也○**毛氏曰**回轉也○**鮑氏曰**

宣王時早渴雨故宣王爽仰視元河望其候焉
○**朱氏曰**爽晴則元河明○**毛氏曰**瞻仰昇元

不見雨候於是歎傷人之霖辜而遇此喪亂饑
饉也○**毛氏曰**薦重臻也○**鮑氏曰**靡莫皆

霖也○**王為早之故求於羣神霖不祭也**王氏
曰羣祀之廢則霖不舉矣○**蘇氏曰**禮國之凶

茲則索鬼神祭之霖所慶於三牲禮神之奎璧
又已盡矣○**王氏曰**神晏歎莫我聽

早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禮祀自媿祖宮上下奠
瘞靡神不宗后稷不享上帝不臨耗教丁故反下
土寧丁我躬

王氏曰早既大甚矣則其氣蘊擠隆盛蟲蟲而
歎也李氏曰說文曰蟲蟲早氣也○**毛氏曰**蘊

蘊而暑隆陰而雷蟲蟲而歎○**鄭氏曰**隆隆而
雷非兩雷也○**鮑氏曰**為早故繫祀不絕從媿

而至宗廟○**毛氏曰**上祭元下祭地奠其禮瘞
其物孔氏曰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土禮

與物皆謂為禮事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也元
吝奠其禮見燔其物地吝其物大奠其禮也

互以相通宗尊也丁當也○**王氏曰**自媿祖宮
上下奠瘞則元地神示人鬼內外上下霖不禮

祀矣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既霖以勝旱災在
媿之神莫尊於帝又不顧我也○**蘇氏曰**窮而

霖告故曰與其耗敗下土寧使我躬當之霖使
人人被其患也

人人被其患也

早旣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界元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亏摧在雷反

王氏曰早旣大甚則不推者不可推知其故也

毛氏曰兢兢恐也業業危也

鄭氏曰心動意懼兢兢然業業然如有雷霆近發於上

朱氏曰孑然盡貌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僅有遺者而上元又降旱災使孑然而驟復有遺孔氏

曰孑然孤獨之貌

蘇氏曰元將不復使我有遺餘胡為尚不相畏哉先祖之業將於是摧落矣

早旣大甚則不可沮在呂反熒熒炎炎云我霖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祖胡寧忍予

毛氏曰沮止也熒熒旱氣也炎炎熱氣也

氏曰旱氣大盛人皆不堪苦我霖沍陰而處陳氏曰未知所也衆民之近將以曾霖視顧而哀閔之

毛氏曰先正百辟卿士也鄭氏曰百辟卿士雩祀所及者

孔氏曰正者長也先世為官之岳月令仲夏乃命百官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

勾龍后稷之類

歐陽氏曰父母先祖胡寧忍予詩人述宣王訴于父母及先祖爾

早旣大甚滌滌徒歷反山川旱魃蒲未反為虐如

愀音款如焚我心憚徒旦反暑憂心如喪羣公先

正則不我間界元上帝寧俾我遐

毛氏曰滌滌旱氣也山霖木川霖水王氏曰山

枯川竭如滌濯然也魃旱神也愀燒之也喪灼

也○**鮑氏**曰早氣生魃而害益甚艸木焦枯如見焚燎然憚猶畏也○**李氏**曰羣公先正則不我間夫上文意○**蘇氏**曰宣王所以祈旱者至矣而莫之荅故曰苟吾之不譖不當死心則寧使汝遜去以避賢者釋以我苦此度民也

早既大甚龜勉畏太胡寧瘖都田反我以早懣七感反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暮界元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釋悔怒

蘇氏曰始以早故欲遜去以避賢者既又以為棄位以避夏惠非人主之義故龜勉不去以求濟斯難畏不敢也○**朱氏**曰懣曾也○**鮑氏**曰瘖病也元何曾病我以早曾不知為政所失而致此害○**王氏**曰胡寧瘖我以早懣不知其故則王之自反也益以至矣○**鮑氏**曰虞度也我

祈豐年甚早孔氏日月令孟春祈穀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元宗是也祭四方與社又不晚孔氏曰即以社以方是也元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當遭此早也○**毛氏**曰悔恨也

早既大甚懣釋友紀籀居六反哉庚正疚音救哉冢宰趣七口反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釋不能止瞻仰界元云如何里

蘇氏曰早既甚國用空竭釋以紀綱羣臣朋友鄭氏曰人君以羣臣為友○**王氏**曰人道相友則吉凶慶吊有紀以合之早大甚財不足以為禮則釋友紀○**橫澤張氏**曰友宜作匹○**鮑氏**

曰籀窮也庚正眾官之岳也疚病也窮哉病哉者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以此苦勞倦也

○**毛氏曰**歲凶季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孔氏曰趣馬之官不以粟秣養其馬師氏施其兵孔氏曰師氏掌使其屬率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門外且蹕世掌近王之兵故令施其兵也馳道不除孔氏曰不使人除治之祭事不縣孔氏曰不縣其樂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孔氏曰布列於位不令有所脩造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橫深強氏曰**靡人不周霖不能止自庚正而下皆使周急於民若供御之物則凡皆可止太○**鮑氏曰**里憂也王愁悶於不雨但仰元曰當如我之憂何朱氏曰里與漢書李布傳元俚之俚同當為霖聊賴之義○蘇氏曰里居也宣王遭旱始欲以身當之而不得中欲以身逃之而不能故於其終仰而訴之於元曰將使我

如何居哉○**釋文曰**里本作哩爾雅作哩爾雅釋詁曰哩憂也

瞻仰晷亮有嘒嘒惠反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格
霖音盈大命近止霖乘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
正瞻仰晷亮曷惠其寧

○**毛氏曰**嘒衆星貌假也○**孔氏曰**宣王以早

之故遂瞻望仰視於晷亮唯見其嘒然光明之

衆星未有雨澍○**呂氏曰**昭明也言羸餘也所以

事神者霖餘矣○**朱氏曰**大夫君子所以竭其

精誠而助王昭假于亮者已霖餘矣雖今故也

將近然不可以棄其背功當益求其所以昭假

于上者而修之若此者非求為我之一身爾乃

所以定衆正也瞻仰晷亮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蘇氏曰**我大何求為哉將以定爾庚正

而已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也。○**鮑氏曰**瞻仰昇元曷惠其寧渴雨之益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元下復音服。弓能建國親諸侯。褒保毛反。嘗申伯焉。鄭氏曰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中國名崧高維嶽駿音峻極。弓元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弓蕃四方弓宣。

毛氏曰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益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李氏曰山大而高曰崧郭璞注曰今中嶽嵩高益依此名是凡大而高者皆可名之曰崧非專指中嶽也。郭璞注可見。○**孔氏曰**其山高夫上至弓元。○**王氏曰**甫也申也其先實望嶽事故元禘其子孫則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也。○**毛氏曰**翰幹也。王氏曰翰垣屋所恃以立。○**王氏曰**蕃苦扞蔽宣音敷播。○**李氏曰**是二人者皆為周密之屏翰。○**蘇氏曰**蔽其患難而宣其德澤於元下。○**東萊曰**甫申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甫雖不見於經以文意考之蓋當如此。鮑氏乃遠取詔愛贖刑之甫侯胎非也。

豐豐申伯王纘祖管反之事弓邑弓謝南國是式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艸。吐執其功。

鄭氏曰豐豐勉也。纘繼弓於灋式也。申伯豐豐。鈇勉於德以賢入為王之卿士。佐王有功。王又

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改大其邑使為侯伯南方之國皆統理孔氏曰杜預云申國在南陽宛縣在洛邑之南也佗邑於謝蓋申伯本國近謝
○**孔氏曰**申伯之賢當使南國濇之○**王氏曰**為申伯建國而曰邑者國之所罷大曰邑佗邑
于豐商邑翼翼是也○**蘇氏曰**謝周之南土也
召伯召虎也○**孔氏曰**王乃命召伯先營謝邑
以定申伯之居○**毛氏曰**登成也○**陳氏曰**立
叙其功者以南艷傳嗣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艷因是謝人以佗爾庸王命召伯啟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鄭氏曰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為濇於南艷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為國以起女之功毛氏曰蒲城也濇者定其井牧正其

賦稅孔氏曰九夫為井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李氏曰濇什一之濇也○**毛氏**

曰御治事之官也蘇氏曰傅王治事之臣也私人家臣也孔氏曰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為公人家人為私屬也有司濇云主人降獻私人○**王**

氏曰遷其私人使就國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尺叔反其城寢廟既成
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躑躑渠畧反鉤膺濯濯
直角反

李氏曰申伯之功言城謝之事乃召伯所營詩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毛氏曰**俶佗也○**王**

氏曰俶始也○**鄭氏曰**佗城亭及寢廟定其佗神所處○**毛氏曰**藐藐美貌躑躑壯貌鉤膺樊纓也孔氏曰鉤者馬婁領之金鉤膺者謂膺上

有飾謂膺有樊纓也案中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為侯伯故得車如上公濯濯光明也○**鮑氏曰**已成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戎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全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孔氏曰王於是發遣申伯令使之國故贈送之以大路之車○**毛氏曰**乘馬四馬也○**鮑氏曰**

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之曰戎謀女之所處寐如南土之最蕃○**毛氏**

曰寶瑞也鄭氏曰全辰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全故以為寶諸侯之瑞全自九寸而下○王

氏曰介全非諸侯所宜有也寶玉非所以分異姓也賜爾介全以作爾寶則加賜焉非常禮也

○**毛氏曰**近已也鄭氏曰近辭也如淑記之子之記○孔氏曰近得為已其聲相近故箋申之

云如淑已之已申伯宣王之舅○**鮑氏曰**保守也安也○**孔氏曰**皆命遣之辭○**東萊曰**介全

杜周官雖元子所服韓奕曰呂其介全入覲于王則當是諸侯之瑞全蓋介之為害大也詩人

特美大其全而稱之非周官之介全也

申伯倍邁王餞賤淺反于鄙止悲反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澈申伯土疆巨峙直記反其楛音張式逼市專反其行

鮑氏曰邁行也餞途行餞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都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謝

于誠歸誠歸于謝孔氏曰鄙於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

鄒時宣王蓋眉視岐周故餞之於鄒申伯既受命王餞還歸于鎬而後適申故言北就還南也言謝于誠歸古人之語多倒。朱氏曰鄒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王氏曰王既餞之則申伯於是實歸其國也言倍邁誠歸蓋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鄭氏曰糗糧式用邇速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屯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孔氏曰申伯未發之時王豫命召伯令治申伯之國疆境又以峙其糧食在道霖闕乏故得疾至。王氏曰肯曰澈申伯土田者乃始疆之也今日澈申伯土疆則其疆定矣。東萊曰是詩載封申伯如遷其私人以峙其糧莫不曲盡宣王之待元舅其恩意周浹綜理微密蓋如此也。

申伯番番音波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吐丹反周艷

咸喜戎有員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毛氏曰番番勇武貌徒御徒行者御車也。宋

氏曰嘽嘽者衆盛也。鄭氏曰申伯之貌有威

武番番然戎猶女也。毛氏曰不顯申伯顯矣

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餘氏曰申

伯既入于謝同人皆曰汝有員翰蔽矣文武是

憲言其文武皆足濂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汝又反此萬艷間于四國

吉甫作誦其詩孔頤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曾氏曰肯章所謂文武後章所謂柔惠且直辭

雖異而實則同皆美其全德耳非謂既文武又

柔直也。孔氏曰以此頌直之德揉服萬艷不

頌之國使之皆頌其聲譽間達于四方。毛氏

曰伯是工師之誦也。孔氏曰：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為樂曲。○**鄭氏曰**：頌大也。○**蘇氏曰**：肆極也。○**王氏曰**：此雅也，而謂之風，則巨辭不迫切，而能感動人之善心，故謂之風也。○**鄭氏曰**：以此贈申伯者，途之令以為樂。○**孔氏曰**：以贈申伯，則此詩之伯生美申伯而已。申伯有德，王能建之美，申伯大，所以美宣王，故為宣王詩也。○**東萊曰**：其風肆好，蓋詩有六義，是篇雖雅，其間固有風之體也。

高高八章章八句

癸氏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張仲反興焉。

陳氏曰：高高癸氏二詩，皆尹吉甫贈行之詩。而序詩者皆以為美宣王何也？蓋人君委任得人，而僚友之間，賦詩以相娛樂，則人君之美莫大焉。

元生癸氏有物，有則民之秉彜。音夷好，嗚報反。是懿德元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元子。生仲山甫。

毛氏曰：癸衆則濛彜，常懿美也。仲山甫，樊侯也。

孔氏曰：爵為侯，而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為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采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鄭氏曰**：監視假，益也。○**孟子曰**：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趙

弓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楊氏曰：孟子釋詩於其本文，加四字而已。而語自

明矣。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楊氏曰**：近取諸身，百體五藏，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皆物也而各有則視聽言動必由禮焉此一身之則也為君而止於公為臣而止於忠為父而止於慈為子而止於孝此君臣父子之則也夫嬖有別岳幼有序芻友有倍此夫嬖芻友岳幼之則也皆天理之常故曰民之秉彝也故敢是懿德○**季氏曰**元視有周之德昭明乎下用保茲元子而生仲山甫董仲舒曰上元佑之為生賢佐蓋謂此也○**宋氏曰**昭格亏下言周能以明德感格亏元而杜下也○**東萊曰**惟皇上帝降衷亏下民固莫不秉彝玆德也蓋有鍾氣之粹者焉故曰元監有周昭假亏下保茲元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元子是若**明命使賦**

鄭氏曰嘉美今語也儀威儀色顏色容貌翼翼恭敬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灋也○**蘇氏曰**勿勉也○**毛氏曰**若頌賦布也○**王氏曰**元子有明命則使仲山甫賦之○**東萊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為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善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善其學問進修也元子是若明命使賦善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者壁續我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亏外四方爰發

鄭氏曰百辟百君戎猶女也○**李氏曰**王命仲山甫曰戎以汝為百辟之岳而繼女之祖考而保我王躬觀此則知山甫之祖考嘗為是官矣

為山甫乃去其家也。○**宋氏曰**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鮑氏曰**布政於畿外充下莫不發應。○**東萊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式云者表率儀灋之謂也保云者保其身體傳之德義之謂也此章益備舉仲山甫之職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艷國若否音鄙仲山甫明之說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夙

鮑氏曰將奉行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夙昂也一人斥死子。○**李氏曰**王之命肅肅然而嚴仲山甫將而行之。○**東萊曰**明大哲也竝言之則明者哲之發哲者明之實也說明且哲而後可以保身甚矣保身之難也說者或謂仲

山甫事宣王則保身者非全身遠害之謂蓋誤矣保身乃已事豈為治亂而增損哉身體踐膚受之父母不致毀傷本非末節也至於偷生狗私養小失大如是而全身遠害則君子賤之耳仲山甫杜宣王之昔羣臣之任遇莫先焉而察省其身表事其主者竊一毫息忽倍所謂小心翼翼矣

人大有吝柔則茹音汝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夫不茹剛夫不吐不侮於寡不畏疆禦

孔氏曰多有常吝多之怕性莫不柔者則茹食之剛者則吐出之喻見寡弱者則侮侮之疆盛者則避畏之維有仲山甫則不狃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說吝其喻又吝其實以克之。○**東**

萊曰此吝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皆

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高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夫曰柔惠且直欬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

多大有苦德輜餘久反如毛氏鮮亨舉之戎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鄭氏曰輜輕也人之苦云德甚輕然而眾人寡

能舉之戎吉甫自我也愛惜也仲山甫能獨舉

此德而行之惜兮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

功苦耳○**毛氏曰**儀宜也○**釋文**儀伯義曰毛

如字宜也**鄭伯義**○**陳氏曰**圖者圖謀之朱氏

曰儀度也戎於是而謀度其能舉之者則惟仲

山甫而已○**毛氏曰**衮冕者君之上服也○**鄭**

氏曰衮職者不敵斥王之苦也王之職有闕能

補之者仲山甫也○**朱氏曰**其德如是故能補

衮職之闕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仲

山甫有焉

仲山甫出租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杜接反每懷靡

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七羊反王命仲山甫城彼

東方

蘇氏曰王命仲山甫城齊祖祭而行其馬業業

而捷其徒捷捷而敏猶常恐不及事也東方則

齊也○**鄭氏曰**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馬

命仲山甫使行苦其盛也○**毛氏曰**東方齊也

古之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

蓋太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世家

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

四牡騤騤求龜反八鸞喈喈音皆仲山甫徂齊式
遶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
心

毛氏曰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遶疾也
苦周之望仲山甫也清激之風化養萬物者也
○**宋氏曰**式遶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處
也永懷既行而有所懷息也○**鮑氏曰**述其美
以慰安其心○**曾氏曰**賦政于外雖大仲山甫
之職猷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願城彼東方其
心永懷蓋有所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
告以遶歸所以安其心也

桑民八章章八句

韓奕音亦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鄭氏曰
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幽王九年史伯對鄭

桓公曰武田之子應韓不仕奕奕梁山維禹甸之
有偉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戒祖考禩廢朕
命夙夜匪解虔其音恭爾位朕命不易幹古只反
不庭方以佐戒辟音壁

毛氏曰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鄭
氏曰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浚除
其災使成于田定貢賦受命為侯伯也○**鮑氏**

曰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為國之鎮所望祀
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
北偉偉然著明○**蘇氏曰**禹貢所謂治梁及岐
者在杜今同之韓城將苦韓侯故先敘其國曰梁
山之下有偉然之道此韓侯所從朝周以受命
者也○**釋文曰**偉明貌韓詩作膺○**陳氏曰**梁
山禹治水其功有裨於此山者自禹之後禩傳

焉○**鮑氏曰**戒猶女也朕戎也○**毛氏曰**虔固也○**鮑氏曰**古之恭字或作共幹伯楨幹而正之戒辟女君王自謂也○**孔氏曰**王親自命之云當紹繼汝祖考之舊職復為侯伯○**王氏曰**既命之繼汝祖考又戒使其霖廢朕命虔共爾位既戒以夙夜匪解虔共爾位又戒以朕命不復改易當幹不庭方以佐汝辟也不庭方謂不寧侯也蘇氏曰不庭不來庭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強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鞞第音弗錯衡玄衮奕舅音咎鈎膺鏤音漏錫音芊鞞苦郭反鞞苦弘反淺幘莫歷反幘音條革金厄

毛氏曰脩岳張大覲見也○**鮑氏曰**韓侯乘岳大之四牡奕奕欻以時覲於宣王○**孔氏曰**毛

氏於嵩高以介圭為所執之瑞則此吝介圭大為瑞也朱氏曰覲禮執圭贊所以合瑞也○鄭氏曰覲於王而乘享禮貢其國所出之寶○孔氏曰笈以入覲于王為行享禮介圭則是為享之物大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云廟中將幣三享○**鮑氏曰**此覲乃受命先吝受命者顯其美也王氏曰謂韓侯來朝多錫以厚之○**毛氏曰**

淑蕭也交龍為旂鄭氏曰蕭旂旂之蕭色者也綏大綏也孔氏曰即王制所謂元子殺下大綏者憂采注云徐州貢憂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或霖染鳥羽而用之或以旄半尾為之綏於幘上所謂注旄於竿者欻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賔賤之表章故云綏章○**鮑氏曰**鞞第漆鞞以為車蔽今之藩也孔

氏曰中車云王之喪車五乘其五曰漆車藩蔽
注云漆席以為之此車禪所乘也禪將即吉尚
以漆席為弗明吉車之等漆之也○**毛氏曰**錯

衡文衡也孔氏曰錯置文采為車之衡○**孔氏**

曰玄衮以玄為衣而畫以袞龍衣鳥灰色之鳥

○**鮑氏曰**鉤膺樊纓也膺上曰錫刻金飾之今

當盧也孔氏曰馬鞍鉤以金為之膺上有飾即

樊纓是也樊讀如鞞帶之鞞謂今馬大帶纓當

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按中車玉路錫

樊纓金路鉤樊纓注云金路鞞錫有鉤此苦鉤

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鏤錫者蓋特賜之○**毛氏**

曰鞞革也鞞軾中也孔氏曰鞞者太毛之段也

軾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鞞鞞者蓋以

太毛之段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淺虎

段淺毛也幟覆式也孔氏曰幟禮記佗辟周禮

佗禛莫歷反字異而義同玉藻言有羔辟鹿辟

春官中車言大禛豨禛皆以有毛之段為辟是

覆蓋之名覆杜軾上也○**鮑氏曰**條革謂轡也

以金為小環注注纏搯之孔氏曰轡皆謂之革

注注者言其非一二處也○**王氏曰**淑旂綬章

於紼後建之葦第杜後衡杜左右鉤膺鏤錫鞞

鞞淺幟條革金厄則皆杜肯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音徒顯父音甫餞之清酒百

盞其殼維何芻薄交反鼈鮮炙其核音速維何維

笱恆尹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邊豆有且子

餘反侯氏堯胥

鮑氏曰祖將太而祀較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
尊其所注太則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宿

○**毛氏曰**屠地名也○**鮑氏曰**顯父周之卿士

也餞送之故有酒○**孔氏曰**清美之酒乃多也

於百壺○**鮑氏曰**夏鼈以火熟之也鮮魚中鱠

者也○**毛氏曰**藜菜殺也○**鮑氏曰**荀伯萌也

蒲溪蒲也孔氏曰醢人注云溪蒲始生水中是

也贈送也王鮒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

以贈厚意也且多貌胥皆也諸侯杜京師未去

者以顯父餞之皆皆來相與奠其籩豆且然榮

其多也朱氏曰胥辭也○**東萊曰**覲禮稱來朝

之諸侯皆曰侯氏然則此所謂侯氏或者專指

韓侯也歟

韓侯取妻汾符云反王之甥蹶俱衛反父之子韓

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

諸娣大計反從之祁祁巨移反如雲韓侯顧之

其盈門

朱氏曰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毛**

氏曰蹶父卿士也○**鮑氏曰**汾王厲王也厲王

流于彘杜汾水之上故詩人因以號之孔氏曰

彘於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西臨汾水姊妹

之子為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于蹶之

里蹶父之里百兩百棗不顯顯也光猶榮也氣

有光榮也○**孔氏曰**每車皆有八鸞之聲○**毛**

氏曰祁祁除覲也如雲言眾多也諸侯一娶九

女二國媵之諸娣眾妾也鄭氏曰媵者必姪娣

從之○**孔氏曰**其妻出於蹶父之門諸娣隨而

從之如雲韓侯於是回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

爛然其盈滿於蹶父之門也

蹶父孔或靡國不到為于偽反韓姑其一反相攸

莫如韓樂孔樂韓土从澤訶訶况甫反鮒音房鮒音序甫甫鹿音憂鹿嘯嘯惠甫反有熊有羆有貓如字又或交反有虎慶競今居韓姑蕤馨

毛氏曰姑躡父姓也○**鮑氏曰**相視似所也躡

父甚或健為王使於元下國國皆至為其女視

其所居韓國最樂○**毛氏曰**訶訶大也甫甫猷

大也嘯嘯然眾也貓伯虎淺毛者也○**鮑氏曰**

其樂矣韓國之士也从澤寬大衆魚禽獸備有

吝饒富也○**宋氏曰**慶喜也令謹也喜其有此

謹居也○**鮑氏曰**韓姑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

譽蘇氏曰譽樂也○**王氏曰**韓侯娶妻何豫於

王政而詩吝此益汾王失道王室幾喪為諸侯

所卑侮則王甥大安能相攸惟宣王任賢使能

然後汾王之甥愛為樂國賢君之所願娶而

儀備具光顯如此乃所謂艷之榮懷也○**東萊**

曰古者任遇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其私使

之內外光顯體安志平然後能典布自竭為王

室之屏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道其

娶之盛其意益杜於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暇樂

大莫不杜其中矣靡國不到特吝涉歷艷國之

多非必國國皆至也

溥假韓城蕤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首百蠻王錫

韓侯其追其貊或伯反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

實壑實畝實籍獻其龜首毗反夾豹黃羆

鮑氏曰溥大也○**毛氏曰**師衆也○**宋氏曰**董

氏曰蕤召公之國也疑韓初封首王命以其衆

為築此城也○**毛氏曰**因時百蠻辰是蠻服之

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揅也鄭氏曰揅柔其

所受北面之國實墉實壑苦高其城深其壑也
○**蘇氏曰**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辰之故
錫之以追人貊人受之以北方之國使復為之
伯焉韓侯於是命諸侯各修其城池治其田畝
正其稅灋以首貢其所有於王○**釋文曰**壑城
池也○**鮑氏曰**籍稅也孔氏曰公羊傳曰什一
而籍是籍為稅之義也○**孔氏曰**所詭諸國之
城壑也○**釋獸云**貔白狐羆璞曰一名執夷虎
豹之屬也陸璣曰貔似虎或曰似貋與豹毛
而文異羆大於貋有黃羆赤羆貔者貋則豹與
大獻貋也○**東萊曰**春秋之首城邢城楚丘城
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為之霸令尚如此則
周之盛昔命蕞城韓固常政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兮淮
夷鄭氏曰召公召穆公也名虎

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杜淮南揚州有夷
則淮夷之杜址者也揚州杜淮南揚州有夷則
淮夷之杜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為宣王之
詩而同言淮夷召虎既兮淮夷而告成兮王矣
常武之詩又曰鋪敷淮墉仍執醜虜故知淮夷
之地不一以地里考之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
者是淮南之夷也若杜淮址則江漢非所由入
之路矣曰率此淮浦嶺此徐土者是淮址之夷
也若杜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吐刃反匪安匪遊淮夷來求
既出戎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求
鮑氏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歎孔氏曰禹

滄浪之水過三
 合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杜廬江安豐縣界
 則江漢合處杜揚州之境也如此則召公伐淮
 夷當杜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杜淮水之
 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王氏曰**或夫滔滔
 則以其衆逝也○**蘇氏曰**行者皆莫敢安徐曰
 吾之來也維淮夷是求是鋪音用命也○**鮑氏**
曰車戎車也鳥隼曰旗○**朱氏曰**鋪陳也陳師
 以伐之也○**勃海胡氏曰**杜預云禹貢漢水至
 大別南入江杜江憂界疏謂大別杜廬江安豐
 縣按漢水入江乃今漢陽軍之大別山山之址
 漢口是也漢口大曰沔口大曰憂口江東即鄂
 州江憂郡也至安豐一千五百里豈江漢相合

古今不同哉○**東萊曰**胡氏辨江漢合流既得
 之矣但太淮夷絕遠於經文頗不合或者會江
 漢諸侯之師以伐之歟

江漢湯湯書羊反或夫沈沈音光經營四方告成
 弓王四方既弓王國度定皆靡有爭王心載寧

孔氏曰湯湯然流盛○**毛氏曰**沈沈或貌○**鮑**

氏曰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告
 功於王蘇氏曰遂經營其旁國功告於王庚率

皆是也載之吉則也○**孔氏曰**霖有叛戾車爭
 者

江漢之澣音虎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
 疾音救匪棘王國來極弓疆弓理至弓南海

朱氏曰此下四章皆述王冊命召穆公與公復
 弓王之辭首尾大抵類今人所藏古器物銘識

蓋古人文字之常體也。祿音江漢之澣者繫上
事起下事也。○**陳氏曰**王命召虎自彼江漢之

澣而伐之非謂宣王臨江漢之地而命召虎也
○**鮑氏曰**澣水涯也。收病棘急極中也。○**蘇氏**

曰王命召公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
病之非以急之也。使來於王國取中焉。召公

於是疆理其地至南海而止。○**李氏曰**亏疆亏
理。亏南海此以見復文武之境土也。○**東萊**

曰淮夷在南故極其遠而苦之曰。金亏南海
王命召虎來甸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蘇曰予

小子召公是伯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毛氏曰**甸徧也。○**蘇氏曰**宣布也。○**朱氏曰**自
江漢之澣。苦之故曰來。苦王命召虎來此江漢

之澣徧治其事以布王命。○**鮑氏曰**召康公名
奭。召虎之始祖也。晉文王或王受命召康公為

之楨幹之臣。故述其祖之功。呂勸之。○**陳氏曰**
汝不必苦事戎小子之故。自當繼伯汝先祖康

公。李氏曰。汝今霖。呂戎為小子不足與有為。當
繼召穆公之功也。○**毛氏曰**敏疾公事也。○**蘇**

氏曰汝敏於戎事。戎是用錫汝。呂福。○**東萊曰**
肇始也。自召康公之後。其風烈寂寥。霖間矣。虫

穆公始復敏於從事。以繼其烈。
○**蘇氏曰**力之反。爾。全。瓚。才。旱。反。秬。音。巨。鬯。初。亮。反。一。占。

音。酉。告。亏。文。人。錫。山。土。田。亏。周。受。命。自。召。祖。命。虎。
拜稽首。元子萬年。

○**毛氏曰**釐賜也。九命賜全瓚。秬鬯。孔氏曰。賜汝
以全柄之玉瓚。文人文德之象也。○**鮑氏曰**秬
鬯。鬯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錫召虎

巨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孔氏**

釋器云卣中尊案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

陳之則鬯當杜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

一卣者當祭之首乃杜彝賜首未祭故卣盛之

○**鮑氏**曰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

故如岐周使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

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為其先祖之靈故

就之孔氏曰昔實周而特言周受命明非

京師以虎祖康公杜岐周事文成有功而受采

地今虎嗣其業功與之等故注岐周命之祭統

云賜麇祿必於大廟以岐是周之所起有別廟

杜焉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寐可以

報諷者稱吉使君壽考而已

子令聞音問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鮑氏**曰揚稱揚對答休美作為也○**毛氏**曰考

成也○**陳氏**曰王休王之休命也召虎受此休

命以對揚於王下以告成於召公朱氏曰作召

公考當闕之以俟知者○**毛氏**曰矢施也洽和

洽也○**朱氏**曰明明元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

洽此四國此召虎所以稱願其君之辭吉或功

之不可恃大所以戒之也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左或事因以為

戒鉄

○**毛氏**曰訛中寐常武字召穆公特名其篇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音泰下同祖大師皇

父整戎六師以脩戎戎既戢既戒惠此南國

孔氏曰 焚焚明明者宣王命將之顯也。○**王氏**

曰 所命之卿士言其去則以南仲為太祖言其

官則大師言其字則皇父也。○**魏氏曰** 南仲文

王肯或臣也以修戎或治其甲兵之事命將

以本其祖者因有去功於是尤顯。○**蘇氏曰** 宣

王命其卿士皇父南征涂方皇父以卿士而兼

太師。○**孔氏曰** 當恭敬而臨之戒懼而處之。○

董氏曰 伐其暴亂所以惠之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戶剛反戒戎師

於率彼淮浦崗此涂土不畱不處三事就緒。

毛氏曰 尹氏掌命卿士蘇氏曰尹氏尹吉甫也

程伯休父始命為大司馬李氏曰楚語曰重黎

氏其杜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肯失其官

守為司馬氏是程伯休父嘗為司馬浦涯也。○

孔氏曰 上命元帥此命司馬王謂其內史大夫

尹氏汝當為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為

大司馬。○**鄭氏曰** 軍禮司馬掌其誓戒孔氏曰

司馬職云大師掌其戒令。○**孫氏曰** 使之左右

陳其行列而戒令之曰淮浦淮之上而視涂土

蕞久畱處其地以惠苦其民。○**鄭氏曰** 三農之

事皆就其業孔氏曰太宰九職一日三農生九

穀注云三農原隰及疇地。○朱氏曰三農上中

下農夫也。○**朱氏曰** 涂土涂州之土淮北之夷

也下章所謂涂方涂國大即此爾上章既命皇

王氏曰赫赫顯也業業大也○**毛氏曰**舒洽也保安也○**鄭氏曰**佗行也○**蘇氏曰**紹急也說

文曰紹糾緊也○**毛氏曰**遊遊遊也○**朱氏曰**

繹連絡也○**毛氏曰**騷動也○**蘇氏曰**王之南

征也人望其赫赫業業之威而畏之曰有嚴哉

无子也跌王則徐而安行不急不緩而徐之

莫不震動如雷霆化於其上不違安矣

王奮發或如震如怒進發虎臣鬪呼極反如燒火

交反虎鋪替吳反敦淮潰符云反仍執醜虜截服

淮浦王師之所

孔氏曰既到淮浦臨陣將戰王乃奮揚其威或

如雷之大震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苦嚴威之

可懼也即進而肯其虎臣之將鬪欬如燒怒之

虎令布陳鼓厚之陣於淮水潰淮之上就報其

衆虜○**毛氏曰**虎之自怒號欬○**朱氏曰**進鼓

而進之也○**王氏曰**鋪鼓厚集其陣○**朱氏曰**

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服淮浦王師之

所截欬不可犯之貌

王旅嘽嘽吐丹反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荀

如川之滾縣縣翼翼不測不古濯征徐國

孔氏曰王旅王之師旅○**毛氏曰**嘽嘽欬盛也

疾如飛擊如翰鄭氏曰如鳥之飛翰其中豪俊

也○**孔氏曰**鳥飛已疾翰又疾於飛若鷹顧之

類擊擊衆鳥者也○**鮑氏曰**江漢以喻盛大也

孔氏曰軍旅之衆其廣最倍之也○**毛氏曰**荀

本也**孔氏曰**山之至本○**陳氏曰**如山之荀止

○**孔氏曰**兵濊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

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水喻○**李氏曰**縣縣

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水喻○**李氏曰**縣縣

不可得而絕翼翼不可得而亂○宋氏曰不測不可知也不古不可勝也○毛氏曰濯大也王猶允塞涂方既來涂方既同允于之吻四方既兮涂方來庭涂方不回王曰還歸

蘇氏曰猶道也○鮑氏曰允倍也○朱氏曰塞

克塞也○鮑氏曰既來已來告服○孔氏曰既

同與他國同服於王○鮑氏曰來庭來王庭也

回猶違也還歸振旅也○宋氏曰於是王命班

師矣苦王遣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歎也

所謂有常德以左或事因以為戒者此也○鮑

氏曰或成則戒贖故曰還歸者止於義也

常或六章章八句

瞻印音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瞻印界元則不我愚孔填音塵不寧降此大厲艱靡有定土民其瘵

側界反蚤音卑賊蚤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瘵勅雷反

毛氏曰填久厲惡瘵病也朱氏曰厲亂也○歐

陽氏曰述民吁元而仰詵之辭也苦元不惠養

我使久不安而降此大惡謂命此幽王為君故

使艱靡有定而土民病也○王氏曰夷兮也○

鮑氏曰屆極也如蚤賊之害禾稼霖有止息昔

施刑罪以羅網元下而不收斂大霖止息言

毛氏曰大田傳曰食糧曰蚤食節曰賊○孔氏

曰蚤賊是害禾稼之蟲疾是害禾稼之狀○蘇

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霖所定則受其病

於是有人小人為之蚤賊刑罰為之罟罟凡此皆

民之所以病也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今有人民女覆奪之此宜霖

罪女反妝之妝宜有罪女覆貌音稅之

鮑氏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音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霖罪者覆猶反也妝拘也說效也

哲夫成城哲嬖傾城嬖鞞鞞哲哲嬖嬖為為梟梟古堯反為鴟處之反嬖有有岳岳馬馬維維厲厲之之階階亂亂匪匪降降自自死死生生自自嬖嬖人人匪匪教教匪匪誨誨肯肯維維嬖嬖寺寺

王氏曰幽王如上所刺則茲昏故也世茲昏則

嬖苦是用故也○**毛氏曰**嬖知也○**宋氏曰**傾

覆也○**鮑氏曰**城猶國也○**歐陽氏曰**士多才

智者則能興人之國○**王氏曰**嬖人以霖非霖

儀為儀蕞蕞霖霖所所事事哲哲則則足足以以傾傾城城而而已已○**陳氏**

曰懿懿美美也○**鮑氏曰**鞞其也梟鴟惡聲之鳥喻

褒姒之苦○**李氏曰**漢谷永舉鞞鞞哲嬖顏師

古注云音幽王以哲嬖為美○**鮑氏曰**岳岳喻

多苦○**李氏曰**嬖人之多苦乃為亂之階○

歐陽氏曰嬖寺者謂嬖人與寺人音嬖寺者舉

類而音爾○**蘇氏曰**音王不用教誨之苦維嬖

寺是聽也

籀人伎之或反忒忒諧始竟背音佩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音古三倍蒲罪反君子是識識嬖霖公事休其蠶織

鮑氏曰籀窮也○**毛氏曰**伎害忒變也○**鮑氏**

曰嬖人之岳岳者好窮屈人伎害轉化其苦霖

常○**李氏曰**其始也諧是人其終也又從而背

之蓋其好惡予奪惟其口之出而已○**蘇氏曰**

胡何慝惡也○**陳氏曰**極至也如是而窮人豈

曰不至矣兮何尚為惡而未已也○**鮑氏曰**織

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嬖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為非宜猶是也孔氏曰嬖人之不宜與朝廷公事而休止蠶織惟干預男子之政

元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吊如字又的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艷國殄瘁似醉反

毛氏曰刺賈也類讙殄盡瘁病也○**蘇氏曰**介

大也吊閔也元何用賚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倍用嬖人之故王曾不悟將有夷狄之大患舍之不思而忌君子之正王者王氏曰王乃舍狎弗以顧與予胥忌而已凡百大臣之忠賢者也與名顧之大臣胥忌則孰與王為善者乎

夫元之降不祥度幾王懼而自脩今王遇災而不吊不慎其威儀○**宋氏曰**今王遇災而不吊不慎其威儀又隸華人以輔之則國之於瘳宜矣

元之降罔維其僂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元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鮑氏曰降罔下羅罔○**蘇氏曰**元降駘以執有

罪如罔之執禽獸也憂多於肯也○**毛氏曰**幾危也鄭氏曰幾近也○**東萊曰**肯章曰不吊不

祥威儀不類故此譬之曰維其憂矣維其幾矣肯章曰人之云亡艷國於瘳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感音必弗音弗檻泉維其溪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貊貊亡角反昇元隸不亨

鞏鞏志皇祖式救爾後

鮑氏曰檻泉涌出也孔氏曰李巡曰水泉從下

上出曰涌泉感沸其類涌泉之源所由者深喻

已憂所從來久矣不先已不後已怪何故正當

之○**毛氏曰**鞏固也○**朱氏曰**穎穎高遠類鞏

固也○**苦天**雖高遠欲仁愛人君鞏不鞏固其命

○**鮑氏曰**式用也後謂子孫也○**李氏曰**幽王

若能側身脩行上焉有以繼其祖宗下焉大可

以救其子孫也○**東萊曰**克能也幽王之國勢

自人觀之則不可扶持死則鞏不能鞏固也雖

欲所謂元者大豈可外求哉

瞻印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章句

從毛鄭八章從王氏

召旻密中反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蘇氏曰因世晉草稱旻元李章稱召公故謂之

召旻以別小旻而已

旻元疾威元篤降喪愆都田反我饑饉民率流亡

我居圉魚呂反李章

陳氏曰凡害元者上元也○**鮑氏曰**疾猶急也

篤厚也喪亂也愆病也民率流亡民盡流移○

毛氏曰圉墜也○**鮑氏曰**燕虛也國中並邊境

盡空虛朱氏曰居國中也

元降皇瓘蠹賊內紅戶工反昏椽丁角反靡共音

恭潰潰回適音津實靖夷戎艱

毛氏曰紅潰也○**蘇氏曰**小人為蠹賊以潰其

內椽天椽也○**朱氏曰**昏椽昏亂椽喪之人也

○**蘇氏曰**昏椽羣不恭之人○**毛氏曰**潰潰亂

也○**孔氏曰**潰潰欬駝僻○**王氏曰**昏椽靡其

澆澆回適實靖夷戎艷則言所使靖夷戎者非
其人也靖與俾予靖之同意夷與亂生不夷同
意○**東萊曰**元降皇罽所謂元之降罔也

皇皇音羔訛訛音紫曾不知其玷丁簞反兢兢業
業孔填音塵不寧戎佐孔貶

毛氏曰皇皇頡也○**王氏曰**皇皇欬緩而不其

職訛訛欬以苟訛為事乃曾不知其為玷也○

朱氏曰小人杜佐王不知其缺也○**毛氏曰**貶

隊也○**鮑氏曰**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元下之人

戒愆危殆甚久矣其不安也戎王之佐又甚隊

矣言見凌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

侯霖異也

如彼歲旱艸不澆戶對反茂如彼棲音西苴土始
反戎相此艷霖不澆止

毛氏曰澆遂也○**鮑氏曰**元下之人如旱歲之

艸皆枯槁霖潤澤如楸上之棲苴蘇氏曰苴枯

艸也○**王氏曰**民蕩析離散霖復生理故如彼

棲艸也○**鮑氏曰**澆亂也○**孔氏曰**戎視此艷

霖有不亂

維管之富不如首維今之版不如茲彼踰斯粹彼
賣反胡不自替職兄音况斯引

鮑氏曰昔今昔也茲此也○**毛氏曰**版病也○

朱氏曰管之富未嘗若今之版也今之版未有

若此之甚也○**毛氏曰**彼宜食踰今反食精粹

鄭氏曰踰麗也謂糲米也朱之率糲十稗九鑿

八詩御七○孔氏曰凡章桌米之濃云桌率五

十糲米三十稗二十七鑿二十四詩海二十一

苦桌五升為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

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李氏曰**
小人當食糠而乃食精粹以見小人食君子之
祿也○**毛氏曰**替廢况茲也引岳也○**鮑氏曰**
職主也小人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
主岳此為亂之事乎李氏曰乃復主此亂亂之
事而日滋月長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者替
斯害矣職兄音況斯弘不裁者裁我躬

鮑氏曰池水之益由外灌焉○**毛氏曰**頻厓也
泉水從中以益者也○**蘇氏曰**池之竭由外之
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朱氏曰**苦皖亂有
所從起也○**鮑氏曰**溥猶徧也今時徧有此內
外之害矣○**朱氏曰**小人猶復專益大之是豈
不裁我躬乎鄭氏曰是不裁王之身乎

管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音闕國百里今也曰
感永反國百里於兮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鮑氏曰先王受命謂文王或王皆也召公召康
公也○**毛氏曰**辟開感促也○**李氏曰**維今之
人不能尚舊德之臣○**蘇氏曰**豈雖亂豈不猶
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苦有之而不用耳

召晏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